

「混合選制」下選民之一致與分裂投票： 1996 年日本眾議員選舉自民黨選票之分析

黃紀*、王鼎銘**、郭銘峰***

《本文摘要》

1990 年代以來，世界各民主國家陸續針對選制興起一股改革的風潮，並以整合「單一選區」(SMD) 與「比例代表制」(PR) 兩者的「混合選制」(mixed or hybrid systems) 最受矚目。在這波改革風潮下，日本也在 1994 年通過了「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取代舊有的中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新選制的特色之一，是選民在眾院選舉中可投兩票，一票選人、一票選黨。過去的文獻如 Kohno(1997)、Reed(1999) 等，僅從總體層次資料或制度結構因素，探索日本 1996 年首度改採兩票並立制下的選民策略性分裂投票現象，分析難免受到侷限；本文則回歸至個體層次的角度，運用日本選舉研究 (JES) 的 1996 年選後個體民調資料，希望更深入瞭解是屆選舉中選民針對兩張選票的投票模式，特別是長期獨大的自民黨在兩票並立式結構中，獲得選民一致支持的程度及其背後可能的影響因素。本文之分析，應可對我國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首度改採「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的效應，提供一個絕佳之比較案例。

研究結果顯示，1996 年的眾院選舉中，在單一選區選舉支持自民黨候選人者，有高達八成的比例，在政黨比例代表的選票上也一致地支持自民黨。更進一步剖析選民在兩項選票上是否一致支持自民黨的因素，可以發現認同自民黨、政治態度保守者，最有可能採取一致投票的模式；但教育程度較高者，則比較不會拘泥於政黨標籤。此外，本文也發現分裂投票的選民之中，以單一選區票支持自民黨而政黨票投非自民黨者較多，這可能反映了有部分不認同自民黨的選民，在單一選區中採策略投票 (strategic voting)，把票投給比較有希望當選的大黨 (自民

*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E-mail: chihuang@nccu.edu.tw。

**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E-mail: dmwang@ntu.edu.tw。

***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E-mail: mingfeng.kuo@gmail.com。

黨) 候選人，但在政黨票上則採真誠投票 (sincere voting)，把票投給最喜歡的政黨 (非自民黨)。

關鍵詞：一致投票、分裂投票、混合選制、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日本自民黨

壹、前言

自 1990 年代以來，世界各先進民主國家陸續針對選制內容，興起一股改革風潮。¹ 而這些國家進行選制變革的目的，無非是冀圖改善舊有體制的積弊，並具體實踐制度改革的正面成效 (Christensen 1998; Donovan 1995; Dunleavy and Margetts 1995; Norris 2004; Richardson and Patterson 2001; Vowles 1995)。選舉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根據許多研究顯示 (如 Cox 1997; Downs 1957; Duverger 1954; Grofman and Lijphart 1986; Katz 1980; 1996; Lijphart 1994; Matland and Brown 1992; Norris 1997; 2004; Rae 1971; Riker 1986; Shugart and Wattenberg 2001; Spafford 1972; 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 Wada 1996)，不同選制結構的規範設計會深遠影響著政黨在選舉過程中輔選策略的採用、候選人的參選動機與選區地盤的經營方式，以及選民投票決策的考量因素。另外，社會上多元意見與弱勢族群代表性的反映，更會視選舉制度中不同議席計算方式的內涵，展現出比例程度上的不等差異。此外，國家整體政黨數目的變動與政黨體系的形塑，更是會受到不同選舉競爭結構中行爲者的互動結果所影響。準此，選制結構的設計顯然對於各國政治體制的整體運作與民主發展，扮演著一個非常關鍵性的角色 (Lijphart 1994; Rae 1971; 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不同選制結構的設計內涵，在實際運作後所產生的實質政治效應，更猶待研究者進行多面向的深入檢驗與評估 (Norris 2004)。

總括 1990 年這波選制改革的趨勢，不僅內容上變動幅度頗為劇烈，更重要的是，有逐漸朝向所謂「混合制」(mixed or hybrid systems) 的精神邁進，也就是都希望能進一步整合「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制」兩種不同選票構造的優點，以促進各國政黨政治的良性發展，並同時兼顧社會上多元聲音的反映 (Carlson 2006; Cox and Schoppa 2002; Dunleavy and Margetts 1995; Farrell 2001; Gallagher 1998; Norris 1997; 2004; Reed 1999; Shugart and Wattenberg 2001; Vowles 1995)。在這波風潮中，鄰近我國的日本便於 1994 年通過了並立式的單一選區兩票制，取代實行已久的中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 (Single Non-Transferable System, SNTV)(Sakamoto 1999)。

日本改革的關鍵，源自 1980 年代末期諸多政治醜聞的相繼發生，轉換成促使政治體制改革的強烈壓力 (Wada 1996; 久禮義一 2001; 楊鈞池 2001; 2002)。² 自 1988 年的

¹ 這波選制改革浪潮的影響相當廣泛，包括義大利、紐西蘭、日本等；此外，俄羅斯、委內瑞拉、波利維亞、墨西哥、匈牙利、立陶宛、烏克蘭等亦採用混合制 (Farrell 2001, 112)。關於這些國家選制改革內容的詳盡介紹，可參見 Shugart 與 Wattenberg(2001)、Farrell(2001)。

² 日本八〇年代的政治醜聞如 1988 年竹下登內閣時代爆發的「瑞克魯特金錢醜聞」、1992 年海部俊樹內閣時自民黨籍阿部文男眾議員所涉及的「共和污職事件」，以及自民黨竹下派領袖金丸信所涉及的「東京佐川快遞政治獻金事件」等，皆促使日本民眾逐漸喪失對自民黨的執政信心。

竹下登內閣開始，日本在前後總共歷經六年五位首相（竹下登、宇野宗佑、海部俊樹、宮澤喜一、細川護熙）的努力之下，終於在 1994 年 1 月的新黨細川內閣任內，通過了「公職選舉法修正案」、「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案」、「政黨助成法案」以及「衆議院議員選區劃定審議會設置法案」等四項重大的政治改革關連法案，並且於同年 11 月參議院院會通過小選區劃分法等相關法案後，公佈付諸實行（張世賢 1995, 13；梅津實等 1998, 237-238）。其中最備受矚目的焦點，莫過是新選制的「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取代舊有中選區之單記非讓渡投票制，³ 並首度在 1996 年 10 月舉辦的第 41 屆衆議員選舉中開始實踐（大竹邦實 1996, 19）。

一般認為，新選制不僅可以改善日本多年來黑金政治、派閥政治等沉痾積弊（吳明上 2003, 82），更重要的是可將往昔強調候選人取向的特質，導正轉向為以政黨、政策議題為本位的選舉，促使日本逐步邁向如英、美兩黨制良性政黨競爭體制的國家前進（Richardson and Patterson 2001, 108；佐藤誠三郎 1997, 179-183；王業立與彭怡菲 2004, 26；謝相慶 2000, 46）。此外，由於選制的結構設計是每位選民有一票投給小選區的候選人，另一票是投給比例代表制的政黨，提供選民產生分裂投票的機會可謂相當濃厚（謝相慶 2000, 62）。這種兩票間的投票異同，不僅攸關日本朝野各政黨間的起伏與政黨版圖的形塑，對近代日本政治發展的瞭解也具有實質性的助益。是以 1996 年首次施行的衆議院改選結果與後續政治效應的探討，引發國內外政治學界的濃厚興趣與討論（如 Kohno 1997；Reed 1999；王鼎銘等 2004；吳東野 1996；吳明上 2003；陳儔美 1997；黃紀、王鼎銘與郭銘峰 2005；謝相慶 2000）。⁴

目前國內外針對選民一致分裂投票行為的實證研究，多僅止於行政與立法兩項同時舉行的公職選舉上，而針對國會「混合制」選舉中的分裂投票，則大多偏重德國的「聯立制」。對「混合兩票並立制」中選民分裂投票的觀察，文獻上迄今相當罕見。就日本為

詳細介紹可參閱許介鱗（1991）、吳博群（1998）、楊鈞池（2001）等。

³ 所謂中選區之「單記非讓渡投票制」，學理上通常也將其稱為「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under Multi-member District, SNTV-MMD）。該選制的基本內涵為：在選舉過程的投票決定時，每位選民僅能投一票給特定的候選人，而計票時候選人所得的選票將不得移轉給他人。此外，各選區的應選名額通常大於一，候選人是否當選完全是由其得票數上的排名所決定（林繼文 1997, 66-67）。

⁴ 近年來，國內學界對於探討日本選制改革的濃厚興趣，除了有助於瞭解近代日本政治發展的演變情形之外，更重要的是，2005 年 6 月台灣所召開的任務型國大會議，複決通過了憲法增修案，其中第四條規定在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中，採用近似於日本 1994 年選制改革後所採用的「混合式兩票並立制」。因此，對於日本選制變革經驗的進一步瞭解，對於未來台灣學界的相關研究、甚或跨國性的選民投票行為比較，均能提供相當珍貴的參考資訊，此也顯示出本文研究的重要性。

例，雖然學界曾普遍援引日本國會選舉結構下的分裂投票現象，但像國外 Kohno(1997) 及 Reed(1999) 等人的研究，雖曾試圖探析 1996 年日本眾院選舉中的選民策略性分裂投票現象，但他們的研究囿於總體層次資料的觀察；而國內王業立與彭怡菲（2004）的研究，則是強調從制度面的角度，從學理上說明日本新制的結構與分裂投票的關聯性。

不過，從學理來看，既然選民的一致分裂投票行為，是屬於個體投票行為模式的展現，因此最佳的研究方式，無疑是以個別選民為單位進行分析最為理想（黃紀 2001）。據此，本文嘗試跳脫傳統探討 1996 年日本眾院議員選舉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框架，採用個體層次的分析途徑，解析兩票並立制下選民的一致與分裂投票行為，相信不僅分析更為深入，且對研究我國 2008 年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首度改採「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的效應，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比較案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自民黨當時已重返了執政地位，⁵ 因此自民黨長期在 SNTV 選制下依賴候選人個人特質而取得中選區中的選票優勢，是否能具體反應在新選制的兩票結構，有效轉化為政黨比例代表名單上的支持，更是牽動著自民黨與其他在野黨派的選舉成敗，也增添本文一項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課題。

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節陳述研究背景，除回顧日本當年選制沿革內容，並分析 1996 年日本眾議院改選結果，以說明一致分裂投票現象在該年選舉的重要性；第三節則將檢閱一致與分裂投票的相關文獻，針對日本新制下選民一致分裂投票行為的概念，也會在本節做出清楚的界定；第四節則是說明本文的民調資料來源，同時介紹我們所採用的分析方法；第五節則先描述分析樣本的特徵，並根據有效樣本的受訪資料，初探在 1996 年選舉中所展現出的一致分裂投票分佈型態；第六節則進一步應用「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NL），深入剖析是項選舉影響選民投票決定的關鍵因素；最後一節則是我們的結語。

貳、日本國會選制的改革與 1996 年選舉結果

自 1890 年迄今，日本眾院議員的選舉制度總共歷經過六次重大變革，在二次大戰前曾分別採行過大選區制（1902~1917）、中選區制（1928~1937）及小選區制（1890~1898；1920~1924），到了二次戰後，日本雖曾在 1946 年採行大選區制，但仍以中選舉區制（1947~1993）為主（楊鈞池 2001, 121）。直到 1994 年（平成六年）1 月，在參議院院會

⁵ 自民黨政權雖然在 1993 年的眾院選舉後敗選垮台，但其旋即於 1994 年便聯合了社會黨及先驅新黨，重組由社會黨村山富市領銜的三黨聯合政權；更重要的是，自民黨的黨魁橋本龍太郎更在 1996 年初時，取代了村山富市成為首相，重新回到執政的地位。詳見蔡增家（2004, 442-443）。

中由聯合內閣各政黨與自民黨的協商妥協下，議決通過「公職選舉法修正案」、「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案」、「政黨助成法案」以及「眾議院議員選區劃定審議會設置法案」等四項政治改革法案，並於同年 11 月公佈後，始對選制作出重大變革（大竹邦實 1996；河野武司 2007）。

1994 年參眾兩院通過四大政改法案後，日本眾議院選舉便開始採用新的單一選區與政黨比例代表並立制，通常以「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或「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為稱，並自 1996 年 10 月第 41 屆眾議院選舉起正式實施。根據新頒佈的辦法，選民在眾議院選舉時可獲得兩張選票，其中一票是投小選區的候選人，另一票則是投給比例代表制的政黨（吳明上 2003, 86）。⁶ 當選席次的計算方式，小選區是以得票數較多的候選人來取得代表席次，政黨比例代表名單的當選者，則根據各政黨所得票數比例多寡來進行議席的分配（張世賢 1995, 22）。此外，在 1996 年採行新制之初，眾議院議員的總額也由原先的 511 名改為 500 名，其中單一選區及政黨比例代表席次分別為 300 席及 200 席。⁷ 至於選區規模是全國總共劃分為 300 個小選區及 11 個比例代表區，也就是說 300 個單一選區各自選出一席議員，其他 200 席政黨比例代表席次則是由全國 11 個區域以比例方式選出。⁸ 當時選舉結果的總票數及席次分配，如表 1 所示。

⁶ 值得說明的是，日本在 1994 年通過修正後的公職選舉法，原本是以「記號式」的投票方式來表達選民的投票意向，但在 1995 年 12 月時，自民黨以選票上要印刷太多候選人姓名與政黨名稱而導致作業時間上不夠充裕的因素，因此在 1996 的眾議員選舉當中，便改回以選票上採書寫候選人姓名及政黨名的「自書式」方式來進行選舉（宮川隆義 1996, 134；陳偉美 1997, 64；楊鈞池 2001, 141；謝相慶 2000, 49）。

⁷ 2000 年（平成 12 年）2 月 9 日，日本對選制做了些許的修正，在新公佈施行的公職選舉法修正案中，日本將眾議院議員總席次減少 20 席，成為 480 席。此次改革中，所刪減的席次皆為比例代表席次，此即因若欲刪減單一選區席次時，將涉及選區重新劃分的問題，容易引起爭議，因而困難度甚高。此外，再加上此次刪減議席的目的在於強化大黨的勝選，因此此次改革中僅對比例代表席次進行刪減。綜上，現今日本眾議院議員總額共有 480 個席次，而其中 180 席是由政黨比例代表產生，單一選區所產生的席次仍維持為 300 席（許介麟與楊鈞池 2006, 118；蔡學儀與柯三吉 2001, 103）。

⁸ 政黨比例代表席位產生的方式是依據超過 2% 或五席的門檻，採頓特最高平均數法（d'Hondt Highest Average）來分配議席。詳述可參閱小林良彰（1994, 119-121）。

表 1 1996 年日本眾議院選舉主要政黨得票結果

	單一小選區 (SMD)				比例代表區 (PR)				得票差距 (=SMD-PR)	
	得票數	得票率	席次	席次比	得票數	得票率	席次	席次比	得票數	得票率
自民黨	21,836,089	38.6%	169	56.3%	18,205,955	32.8%	70	35.0%	3,630,134	5.8%
新進黨	15,812,322	28.0%	96	32.0%	15,580,053	28.0%	60	30.0%	232,269	0%
民主黨	6,001,664	10.6%	17	5.7%	8,949,190	16.1%	35	17.5%	-2,947,526	-5.5%
共產黨	7,096,761	12.6%	2	0.7%	7,268,743	13.1%	24	12.0%	-171,982	-0.5%
社民黨	1,240,649	2.2%	4	1.3%	3,547,240	6.4%	11	5.5%	-2,306,591	-4.2%
先驅新黨	727,644	1.3%	2	0.7%	582,093	1.0%	0	0%	145,551	0.3%
其他諸派 (含無黨派)	3,813,272	6.7%	10	3.3%	1,435,921	2.6%	0	0%	2,377,351	4.1%
總計	56,528,401	100%	300	100%	55,569,195	100%	200	100%	--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資料參考自《日本經濟新聞》，1996年10月22日，版5；張世賢、黃澤銘與黃積聖（1996, 120-124）。

日本的新選制內容，一般在學理上可將其歸類為所謂的「混合式選舉制度」（王業立 2006）。更仔細來說，混合選制強調的便是透過整合「單一選區」與「政黨比例代表」兩種不同選制的結構，同時選出國會議員席次。換言之，在該制度結構下，部分國會議員的席次是透過單一應選名額的小選區來選出，以實質代表全國各地理區域中的地方民意；另外，扣除單一選區選出所剩餘的國會議員席次，便是透過政黨比例代表名單的選舉方式來產生，以具體反映政黨的政見主張 (Carlson 2006, 364; Shugart and Wattenberg 2001, 2)。混合式兩票制的制度中，一般又可依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兩種選票的換算議席計算方式，視兩者是密切相關或是獨立計算，區隔為德國式的「聯立式兩票制」與日本式的「並立式兩票制」兩種類型（王業立與彭怡菲 2004, 13；王業立 2006, 34-36）。日本的並立式，在議席計算上與德國式聯立式的最大差異，在於並立式是將單一選區與政黨比例代表兩者的席次分開獨立計算，使得兩種選票有其各自特殊的功能 (Reed 1999, 257)。換句話說，各政黨是依其政黨得票率來分配政黨比例代表選出的席次，與政黨參選人在單一選區中當選席次的多寡無關（王業立 2006, 35）。反觀德國式的聯立制，強調政黨在選舉結果中的總席次分配，必須根據第二張政黨比例選票的得票數來換算 (Ferrara 2004; Shugart and Wattenberg 2001)。

自新制實施以來，在日本所引發政治效應已引發國內外學界相當的關注及廣泛的討論。例如陳儔美（1997）指出 1996 年的選舉結果並未能達到以政黨、政策為本的目標，且新選制的採行仍舊對大黨自民黨較為有利；Cox、Rosenbluth 與 Thies（1999）、謝相慶（2000）等人的研究也指出，日本選舉制度的改革，並未有效改善日本既存政治結構下的派閥競爭問題，這與 Christensen（1998）等期待政治改革可望改善金權與派閥政治積弊的理想相左；吳明上（2003）則指出派閥競爭的問題，在新選制下僅是提前到選舉前候選人在競逐政黨提名的階段而已，因此試圖藉由新制來改善 SNTV 的派閥結構問題，實流於樂觀；此外，吳明上更進一步指出，小選區比例代表制的採行並未能有效反映多元化民意，並且對日本未來是否朝向兩黨制國家進行，抱持存疑的態度。

本文在這些基礎之上，嘗試關注新制的另一結構問題，即選民在單一選區及比例代表兩項選票所可能產生分裂投票的行為。從各黨派在當年兩種選區得票數及得票率的差距與不一致性來看，表 1 已經隱約透露出這一種現象，若再細分日本全國 11 個比例代表區域，其間的得票差距在表 2 更加顯見。不過無論表 1 的總票數亦或表 2 細分比例代表區後的數字，所呈現的總體結果並不宜過度詮釋。以新進黨為例，即便新進黨在單一小選區與比例代表間的得票率均為 28%，但總體資料無法得知支持它的選民，在兩選區的投票皆相當一致，亦或這兩項 28% 的支持率實際上是來自完全不同的選民結構。這兩種是截然不同的情形，第一種是謂選民一致投票，第二種則是分裂投票的結果。是以，本文將改採選民個體層次資料進行分析，以深入瞭解日本選民首次採行兩票制時，一致與分裂投票的實際狀況。

表 2 1996 年日本眾議院選舉政黨得票結果比較 (按比例代表區域)

	自民黨	新進黨	民主黨	共產黨	社民黨	先驅新黨	其他	總計
北海道								
SMD	939,448	375,567	866,407	373,081	--	--	92,249	2,646,752
PR	740,677	552,847	835,072	396,923	--	--	100,807	2,626,326
得票差異	198,771	-177,280	31,335	-23,842	--	--	-8,558	20,426
東北								
SMD	2,001,639	1,632,061	284,409	380,583	243,068	--	283,885	4,825,645
PR	1,630,777	1,532,987	513,410	442,790	382,271	--	121,828	4,624,063
得票差異	370,862	99,074	-229,001	-62,207	-139,203	--	162,057	201,582
北關東								
SMD	2,284,332	1,444,517	594,828	730,263	26,361	15,410	602,312	5,698,023
PR	1,962,854	1,500,349	965,328	722,792	282,201	64,350	128,856	5,626,730
得票差異	321,478	-55,832	-370,500	7,471	-255,840	-48,940	473,456	71,293
南關東								
SMD	2,350,125	1,678,978	1,098,345	874,225	45,042	--	241,622	6,288,337
PR	1,820,846	1,667,552	1,331,850	881,751	403,875	--	174,662	6,280,536
得票差異	529,279	11,426	-233,505	-7,526	-358,833	--	66,960	7,801
東京								
SMD	1,578,464	1,302,129	1,152,508	880,754	76,908	35,025	195,723	5,221,511
PR	1,398,791	1,275,432	1,213,677	923,764	280,391	--	94,073	5,186,128
得票差異	179,673	26,697	-61,169	-43,010	-203,483	35,025	101,650	35,383
北陸信越								
SMD	1,580,018	1,058,833	229,175	332,222	43,753	149,361	614,819	4,008,181
PR	1,407,828	1,180,904	494,666	387,664	243,287	125,694	57,643	3,897,686
得票差異	172,190	-122,071	-265,491	-55,442	-199,534	23,667	557,176	110,495
東海								
SMD	2,533,287	2,180,315	526,215	755,720	50,359	--	431,957	6,477,853
PR	2,042,948	2,107,536	955,464	756,037	378,414	--	138,414	6,378,813
得票差異	490,339	72,779	-429,249	-317	-328,055	--	293,543	99,040

近畿	SMD	2,873,885	2,954,434	570,242	1,606,362	102,684	257,619	596,035	8,961,261
	PR	2,497,411	2,567,452	1,223,192	1,539,172	542,047	234,849	200,153	8,804,276
	得票差異	376,474	386,982	-652,950	67,190	-439,363	22,770	395,882	156,985
中國	SMD	1,946,108	723,576	229,610	346,116	124,814	62,790	266,779	3,699,793
	PR	1,578,140	883,319	464,197	356,108	234,642	43,772	125,824	3,686,002
	得票差異	367,968	-159,743	-234,587	-9,992	-109,828	19,018	140,955	13,791
四國	SMD	978,928	405,849	109,949	225,084	91,534	--	99,322	1,910,666
	PR	783,589	455,269	245,323	227,014	132,868	--	39,067	1,883,130
	得票差異	195,339	-49,420	-135,374	-1,930	-41,334	--	60,255	27,536
九州	SMD	2,769,855	2,056,063	339,976	592,351	436,126	207,439	388,569	6,790,379
	PR	2,342,094	1,856,406	707,011	634,728	667,244	113,428	254,594	6,575,505
	得票差異	427,761	199,657	-367,035	-42,377	-231,118	94,011	133,975	214,874
全國總計	SMD	21,836,089	15,812,322	6,001,664	7,096,761	1,240,649	727,644	3,813,272	56,528,401
	PR	18,205,955	15,580,053	8,949,190	7,268,743	3,547,240	582,093	1,435,921	55,569,195
	得票差異	3,630,134	232,269	-2,947,526	-171,982	-2,306,591	145,551	2,377,351	959,20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資料參考自《日本經濟新聞》，1996年10月22日，版5：張世賢、黃澤銘與黃積聖（1996, 120-124）。

說明：表中「--」則是代表無得票數字。表中「得票差異」中之各細格數值，係根據各政黨在各比例代表區域中，單一小選區(SMD)中政黨候選人的得票數，再減去比例代表區(PR)的政黨得票數所計算而得。

參、一致分裂投票的概念及意義

近年來選舉一致分裂投票現象的研究，在國內外政治學界儼然發展成一門顯學。特別是在美國，自 1955 年後便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總統的行政權與國會多數黨是分別由不同政黨所掌控 (McAllister and Darcy 1992)。這種情形顯示選民在同一時間點的選舉當中，某種程度將總統與國會議員的選票分別投給了不同政黨參候選人，是以引發美國學界探討選民分裂投票現象的廣泛興趣 (Beck et al. 1992; Burden and Kimball 1998; 2002; Fiorina 1996)。

分裂投票現象的產生，通常是指在同一次選舉中，選民若能投兩張或以上的選票，便有分別投給不同政黨或其提名之候選人的可能。在一項公職一張選票的選制（如小選區制、單記不可讓渡制等）中，通常是兩項公職同時舉辦選舉時，選民才有機會同時投兩張選票，例如行政首長與議會、兩院制國家之參眾兩院議員同時選舉等。此類選制下，「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 是意指選民在一次選舉中，把不同公職的選票分別投給不同政黨的候選人；反觀之，若選民把不同公職的選票投給相同政黨的候選人，則可視為「一致性投票」(straight-ticket voting) (黃紀 2001)。⁹ 不過在實施混合式選制的國家，即使是同一屆國會也採單一選區及政黨比例代表兩種產生方式，因此每逢國會改選，選民也可同時投兩張選票，一票投人、一票投黨，此時若選民不將兩張票都投給同一政黨及其候選人，也構成了分裂投票（參見 Gschwend, Jonston, and Pattie 2003; Schoen 1999）。

本文的依變數是「一致與分裂投票」，亦即日本選民在混合選制下針對兩張選票之投票抉擇的一致性。「分裂投票」與「策略投票」有時被相提並論，但兩者不盡相同。前者指的是兩張票投出來的結果，而後者強調的則是選民的投票抉擇與其偏好的關係，也就是說選民基於策略的考量（例如不想浪費選票給當選無望者）而未將票投給自己最喜歡的人或黨。因此策略投票無須有兩張票，事實上有關策略投票的文獻，多半是討論一張選票下的情況。但在研究混合選制的文獻中，「策略投票」與「分裂投票」常聯袂出現，因為依照 Duverger(1954) 的「心理因素」推斷，即使小黨在單一選區有提名候選人，小黨支持者也往往會因其當選無望而採策略投票，但在政黨票上卻仍忠誠的投給該小黨，因而形成了分裂投票。換言之，若已知選民在兩種選票之一採策略投票，而另一票仍為忠誠投票，就可推斷該選民採分裂投票；反之，若已知選民採分裂投票，則其成因固然可能是基於

⁹ 黃紀 (2001, 546-547) 更進一步將上述分裂投票的定義，區隔出廣義與狹義的詮釋。前者意指選民在兩項公職選舉均有投票，且是投給不同政黨的候選人、或至少有一票是投給無黨籍的候選人，皆可視為分裂投票；至於狹義的分裂投票，則是須滿足下列條件：(1) 有兩項公職在同一天舉行公民投票。(2) 至少有兩個政黨均有候選人角逐這兩項公職。(3) 選民就滿足條件 (2) 的政黨候選人，針對兩項公職都投下了有效票。

策略考量，但也可能還有其他原因。Kohno(1997) 便是以日本 1996 年各縣「單一選區及政黨比例代表票相除的比值」測量所謂「策略性分裂投票」(strategic ticket-splitting)，而 Reed(1999) 則以候選人之「單一選區及政黨比例代表票相減的差」測量策略投票的多寡。但嚴格說來，他們以總體資料所做的分析都只能反映出分裂投票的下限，而無法直接測量策略投票 (Blais and Nadeau 1996)。

選民一致分裂投票的影響，可說廣泛受到各界矚目重視。首先，選民分裂投票可端倪出選民政黨認同的弱化 (Wattenberg 1990; 1991)，而這種變化的幅度，正是觀察一國政黨版圖重組 (party realignment) 的關鍵指標 (洪永泰 1995, 120)；再者，選民分裂投票的產生，將可能導致政治體制上分立政府 (divided government) 的形成，對國家的政治體制運作也有十分深遠地影響 (Fiorina 1996; 吳重禮 1998；洪永泰 1995)。也因分裂投票的影響深遠，學界對各國相關實證探討如雨後春筍。¹⁰ 但殊為可惜的是，國內對於日本選舉相關情況的探討仍顯不足。國內許多著作多囿於描述日本制度面的改革 (如許介麟 1997；陳儔美 1997；張世賢 1995 等)，分析新選制對眾議院選舉成效與後續影響雖不在少數 (如久禮義一 2001；吳東野 1996；吳明上 2003；陳儔美 1997；張世賢、黃澤銘與黃積聖 1996；謝相慶 2000)，但僅王業立與彭怡菲 (2004)、吳東野 (1996)、謝相慶 (2000) 等曾指出 1996 年選舉中的分裂投票現象，不過他們主要焦點仍舊是在制度改革的成效上，對分裂投票的行為動機，尙未有更深入的著墨。至於國外相關文獻中，Kohno (1997)、Reed(1999) 等雖曾探究了 1996 年日本眾院選舉中選民的策略性投票現象，並同時展現出 1996 年選舉中日本選民分裂投票的下限，但細究他們的研究架構來看，不乏可發現仍是立基於總體層次資料的分析，與本文著眼於選民個體層次的分析途徑並不相同，此也再次凸顯本研究珍貴之處。

雖然一致分裂投票的相關研究提供本文相當堅實的參考，但在應用一致與分裂投票的概念，探究不同國家投票行為的展現時，勢必謹慎考量不同的國情、時空環境、以及制度上的差異 (黃紀 2001, 545)。根據王業立與彭怡菲 (2004, 9) 的歸類，1994 年日本改革新制後的眾議員選舉，是屬於相同層級兩票制下的國會選舉。因此，本文便進一步將日本 1994 年修正公職選舉法改採「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後的選民一致分裂投票行為，具體界定為：選民一致投票應是指在同一屆的眾議員選舉中，選民在圈選單一選區及比例代

¹⁰ 國內相關研究，如吳怡銘 (2000)、洪永泰 (1995)、施奕任 (2000)、徐火炎 (2001)、許勝懋 (2000)、黃紀與張益超 (2001)、游清鑫 (2004) 等，都曾探討台灣歷年來同時舉行的行政立法公職選舉之選民分裂投票現象。除選民一致與分裂投票的議題，國內對於台灣一致分立政府政治體制的運作與影響，也有深入剖析，如吳重禮、黃紀與張壹智 (2003)、陳陸輝與游清鑫 (2001)、盛杏媛 (2003)、黃紀與吳重禮 (2000)、黃秀端 (2003) 等。此外，黃紀 (2001) 也曾就相關的研究方法，提出相當仔細的討論。

表兩種選票時，均一致投給同一政黨候選人；反之，若選民將這兩種選票投給不同政黨的話，則視為分裂投票。

至於影響日本選民一致分裂投票的原因，根據相關文獻與日本政治發展的背景，首推選民心理層面的政黨認同及保守革新意識。事實上，早年 Flanagan 與 McDonald(1979) 的研究發現日本選民的政黨認同感，較諸其他先進國家來得微弱且不穩定。到了 1990 年代後，日本在面臨高度政治紛擾與政權更迭頻繁的情況，不僅民衆對於政治上的不信任感日益高漲，選民對政黨的認同程度更是低迷，這段期間無黨派傾向或獨立選民的比例也大幅提升（楊鈞池 2001）。不過長期以來許多實證研究的結果也顯示，日本選民的政黨認同是一項影響投票行為所不容忽視的重要變數（如 Akuto 1971; Richardson 1988; 黃紀、王鼎銘與郭銘峰 2005）。此外，Rochon(1981) 更發現在傳統中選區的選舉，各政黨若僅推派出一位候選人的話，政黨認同對日本選民的投票決定確有非常大的影響力；據此推論 1996 年後施行的單一選區新制，政黨認同的作用理當無庸置疑。

此外，日本特殊的保革心理意識型態同樣值得關注。簡單來說，在日本傳統觀念底下，主張政經體制走向社會主義的政黨或個人稱為「革新」，資本主義導向的政黨或個人稱為「保守」（曹瑞泰譯 2000, 103-104）；而自 1955 年五五體制形成後，許多觀察家便發現社會上的保革意識，便成為主要形塑日本朝野政黨對立抗衡的一個重要媒介（曹瑞泰譯 2000；楊鈞池 2002）。當時保守勢力的自民黨政策主張日本必須站在自由主義的國際陣線，並維持日本固有的傳統文化與價值，對國內社會秩序給予適度之維護；而代表進步革新勢力的社會黨則是認為日本必須維持國際非武裝且中立的立場，並且應積極地推動國內政治的民主化及自由化。¹¹ 雖然隨著冷戰的終結以及整體國際秩序的轉變，使得日本政壇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間強烈的對立，並未如冷戰時期來得明顯，日本國內保守與革新勢力的政黨在政策上的對立也漸趨和緩，不過早期存在選民心中的意識型態傾向，是否仍舊持續對於選舉的投票決定產生作用，仍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除選民心理層面的作用外，日本新制的結構因素對一致分裂投票的影響，同樣引人矚目。1994 年所通過的「並立式」兩票制，饒富特色的地方在於允許各個政黨在單一小選區與政黨比例代表名單同時重複提名同一人參選，以提高當選的機率，並藉此鼓勵優秀政治菁英參選，提高政黨得票率（吳東野 1996, 79；許介麟與楊鈞池 2006, 118）。反觀藉由重複列名政黨比例代表名單的方式，在單一選區敗選的參選人，有可能藉由政黨比例代

¹¹ 「五五體制」時保守勢力與革新勢力在重要政策的對立，主要爭辯焦點在於：(1) 日本政經體制應是走向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2) 日本是否應修改憲法第九條關於軍事力量的規定，亦或是應保持不變；(3) 日本外交是應堅持美日軍事同盟亦或是主張和平中立；(4) 日本的防衛政策應該是加強軍備力量亦或是保持非武裝中立。詳述請參見楊鈞池（2002, 65）。

表的方式復活 (Pekkanen, Nyblade, and Krauss 2006, 185; 吳明上 2003, 86)。以自民黨而言，過去採行中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時，自民黨的競選活動便已多仰賴候選人個人特色為主，因此在新選舉制度下，自民黨最重要的一項策略便是透過小選區與比例代表區大幅重複提名的策略，將小選區中強調個人認同的選票，進一步轉化為政黨比例代表名單上投給自民黨的選票 (吳博群 1998, 108)。從附錄一整理各政黨在 11 個比例代表區中重複提名的資料來看，可以發現除新進黨在東海與四國兩地沒有重複提名外，其餘各政黨在所有比例代表區均或多或少重複提名候選人。當中最為明顯的即是自民黨，在單一選區總共提名的 288 位參選人中，就有 260 名在比例代表名單上被重複提名，重複提名率高達九成以上。分區而言，自民黨在北海道、東京、北陸信越、東海、及四國等五個比例代表區，甚至有高達百分之百的重複提名率，也就是比例代表名單是完全與單一選區的參選者重複。

不過根據日本新選舉制度的設計，比例代表名單仍有其限制。選區落敗的候選人如果有重複列名在比例代表名單，須藉由所謂的惜敗率來取得比例代表名單上的排序，也就是落選者票數除以當選者的票數比例越高者，他在比例代表名單上的排名越高。從候選人角度觀之，獲重複提名的候選人不只單靠比例代表的得票率，同時自己也必須在單一選區努力衝刺，以提高自己在比例代表名單上的排序，以藉此增加獲勝機率。根據 Pekkanen、Nyblade 與 Krauss (2006, 185-186) 的研究，便發現當時自民黨的競選策略，便是希望透過大幅重複列名的方式，來提高自民黨候選人在兩項選票的支持率。由此一制度設計的精神來看，各選區重複提名越高的話，應可降低選民在單一選區及比例代表區中分裂投票的情形。不過相關論證在目前所有日本文獻都尚未從事經驗檢證，是以本文在稍後的統計模型中，將首次嘗試估算重複提名的影響力。

肆、資料與分析方法

本文的焦點，在探究 1996 年首次採行新制的日本眾議員選舉，選民所展現一致或分裂投票的模式。一般來說，學界對於是項研究主要採用的分析方法不外兩種，其一是以總體資料進行跨層次推論，其二是從個體民調資料來分析。前者的分析方式，主要是指利用投票所匯集而成的集體數據，經由區位推論的方式，以重建研究者所無法直接觀察到個體層次的事實 (黃紀 2000, 128)。此種分析方式，目前在國內外學界已備受研究者的重視 (如 King 1997; 黃紀 2001; 黃紀與張益超 2001 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區位推論的分析途徑屬於一種描述性的推論 (descriptive inference)，較不擅於用來進行因果解釋的推論 (casual inference)，因此是在個體資料不可得或不可靠時，邏輯上才優先適用 (黃紀 2001, 555)。一致與分裂投票既然是選民的抉擇，若能以個別選民為分析單位仍較理想。

準此，本文的分析採用日本東京大學蒲島郁夫、上智大學綿貫讓治、關西大學三宅一郎、慶應義塾大學小林良彰、東京大學池田謙一等五位教授所組成的「日本人の選舉行動研究會」，在 1990 年代間所進行的「日本選舉研究計畫」(Japanese Election Study, JES) 中的民意調查資料。進一步來說，這份研究計畫的調查方式，主要係採層級兩階段隨機抽樣法 (a layered two-stage random sampling) 來進行抽樣，並且自 1993 年至 1996 年期間總共進行七回的訪談調查。本文便是以該計畫在 1996 年眾院議員選舉後的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4 日所進行的第七回調查資料（名稱爲「第 41 回眾議院選舉後調查」）來進行分析。是項調查的訪談對象，主要是根據 JES 第一、二、三、五、六回接受調查的 3633 名對象，扣除強烈拒絕回答後的 2652 名，並補足至 3000 份樣本來進行第七回的面訪，最後取得的有效回收樣本數則是爲 2299 份（有效回收數爲 76.6%）。¹²

至於一致與分裂投票的分析途徑，本文採用黃紀（2001）的概念，針對選民在小選區與比例代表區投票上的一致與否，建構出表 3 的列聯分析表。由於日本多黨政治情形在 1996 年的選舉依然存在，爲簡化分析流程並聚焦於自民黨的競選策略及其影響，本文的分析將以自民黨爲準，探討一致與分裂投票的情況。學理上，如果所有受訪者將單一選區 (SMD) 與比例代表 (PR) 的選票皆投給同黨的候選人，那麼表 3 將僅有主對角線 (main diagonal) 上的次數會大於 0，而其他細格的次數皆將呈現爲 0，形成一對角矩陣，便可將其稱之爲「完全一致投票」模式；反之，若受訪者將兩張選票皆投給不同政黨候選人的話，那麼在主對角線上的次數將皆爲 0，把列聯分析表切割成左下方與右上方的兩個三角矩陣，即可稱之爲「完全分裂投票」模式（黃紀 2001, 550）。

表 3 日本眾院選舉選民一致與分裂投票模式

	自民黨 _{PR}	非自民黨 _{PR}	總計
自民黨 _{SMD}	自自型一致投票數 $n_{自自}$	自非型分裂投票數 $n_{自非}$	$n_{自+}$
非自民黨 _{SMD}	非自型分裂投票數 $n_{非自}$	非非型一致投票數 $n_{非非}$	$n_{自+}$
總計	$n_{+自}$	$n_{+非}$	n_{++}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SMD= 單一選區；PR= 比例代表；n= 人數。

¹² 關於 JES 所彙整完成七波的民調內容，意者亦可參見如蒲島郁夫等（1998, 7-15）；黃紀、王鼎銘與郭銘峰（2005, 862-863）。

實際的情況當然不太可能是完全一致或完全分裂。因此表 3 將選民兩張選票的投票模式區分為「自自型一致投票」、「自非型分裂投票」、「非自型分裂投票」與「非非型一致投票」四種類型，呈現類別資料型態。本文接下來除透過列聯表進行日本選民在第 41 屆衆院選舉投票選擇的初探分析外，更將運用多項勝算對數模型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NL) 進行各項解釋變項的探討，相關統計模型的分析結果，在第五、六節有更詳盡的說明。

伍、一致與分裂投票的初探分析

包括謝相慶 (2000, 62) 等文獻雖曾推估 1996 年選舉中，採取分裂投票的日本選民約佔單一選區有效票數的 12.3%；但該百分比畢竟是依據日本全國集體資料所做的推論，而當研究的目的是在詮釋個人行為時，最好的研究途徑還是以個人作為分析單位較為妥適 (Wright 1989, 382)。此外，吳東野 (1996, 76-79) 也曾從學理的角度，指出日本分立式兩票制的結構設計，兩張選票均具有其特殊重要的功能，因此選民分裂投票的現象應該不甚明顯。由此不難發現，目前這些從學理及選舉結果的集體資料所做的推論，可能產生彼此衝突與矛盾的結論。

為更進一步仔細檢證選民個體的實際投票意向，本文採用日本 JES 於 1996 年衆院選後的調查資料，總共回收 2,299 份的有效受訪資料。但扣除其中單一選區題目中沒有回答投票意向的 442 位，比例代表題目中沒有回答投票意向的 462 位，以及該屆選舉中可能影響選民投票因素的變項中回覆「不知道」及「未回答」等的 278 位無效受訪樣本，最後實質可供本文分析的有效樣本共 1,671 位。附錄二初步彙整這些有效樣本的個人基本特徵，包括他們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區、比例代表選區，乃至政黨認同等都條列於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超過九成的成功樣本 ($47.34\%+42.73\%=90.07\%$) 對政黨有認同偏好，而其中以認同自民黨的比例較多。

表 4 是以 JES 民調資料所做的選民投票模式交叉分析。表 4 顯示，在 1671 位有效樣本中，整體而言，將近三成六 (35.79%) 的選民採「自自型一致投票」，亦即把 SMD 及 PR 兩張選票都投給了自民黨；進一步以橫列百分比 (row percentages) 的分佈來解讀，在單一選區選舉中支持自民黨候選人的受訪者，有高達八成的比例 (80.16%) 在政黨比例代表的選票上維持了同樣的偏好，把政黨票一致投給了自民黨。卡方檢定 $\text{Pearson } X^2=875.868(\text{df}=1, p<0.001)$ 顯示選民在這兩張選票的投票抉擇確非相互獨立，而 $\text{Cramer's } V$ 相關度達 0.724，勝算比 (odds ratio) 則為 42.678，顯示至少有中強度之相關。

表 4 1996 年日本眾議員選舉選民一致與分裂投票分析表

	自民黨 _{PR}	非自民黨 _{PR}	
自民黨 SMD	598 (80.16%) [35.79%]	148 (19.84%) [8.86%]	746
非自民黨 SMD	80 (8.65%) [4.79%]	845 (91.35%) [50.57%]	925
總計	678	993	1671

1. Test of independence: $X^2=875.868$, $df=1$, $p<0.001$
2. Measures of association: Cramer's $V=0.724$; Odds ratio=42.678
3. Test of symmetry: $X^2=20.281$, $df=1$, $p<0.0001$

資料來源：JES。

說明：() 內代表橫列百分比；[] 內代表聯合百分比。

表 4 顯示也有 13.65%(=8.86%+4.79%) 的選民把 SMD 及 PR 兩張選票分別投給了不同政黨，其中包括 8.86% 屬於「自非型分裂投票」，4.79% 屬於「非自型分裂投票」，前者比後者稍高 4.07%。從橫列百分比來解讀，在單一選區中支持自民黨的有將近兩成 (19.84%) 的選民，在政黨比例代表的選票抉擇上改變了他們的政黨偏好，反觀在單一選區支持其他政黨參選人的選民，則僅有 8.65% 會在政黨比例代表票中支持自民黨。為檢定其差異是否顯著，故對表 4 進行「自非 vs. 非自」對稱檢定 (symmetry test)(Agresti 2002, 424)，McNemar's $X^2=20.281(df=1, p<0.0001)$ ，表示在 99% 信心水準下，1996 年日本眾議院選舉中，自非型分裂投票稍多於非自型分裂投票。

陸、一致與分裂投票的多項勝算對數分析

如第四節所述，本文將依變數分為「自自」、「自非」、「非自」、「非非」四類型投票行為，故採「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NL)。實證模型中，根據第三節對日本選舉投票文獻與日本新選制特色的歸納，除了考量列入選民政黨認同、保革心理意識，以及自民黨重複提名率等變項進行分析外，為避免統計上虛假相關 (spurious correlation) 的問題，模型中也控制了選民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等人口學變項，希望藉此得以精準檢測出上述因素所對選民展現不同投票模式的影響。¹³ 除此之外，日本新選制下的眾議員席次產生，也規定單一選區席次之外，是將全國劃分為 11 個比例代表區域，並且各有其政黨名

¹³ 關於模型各分析變項的原始問卷題目內容，如附錄三所示。

單來競逐比例代表的席次，因此分析上本文也納入有關比例代表區域的虛擬變數 (dummy variables)，希望藉此以控制各區可能的差異，並實質估算自民黨採大幅重複提名選戰策略的真正效果。值得注意的是，由於 MNL 的分析必須符合不相關選項獨立性 (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IIA) 的假定，否則會產生係數估計不一致 (inconsistency) 的問題 (Hausman and McFadden 1984; Small and Hsiao 1985; Zhang and Hoffman 1993)。是以在說明表 5 統計結果之前，我們先以 Hausman test 與 Small-Hsiao test 來檢測 IIA (參見附錄四)，檢測結果顯示本文採用的 MNL 模型並未違反 IIA 的假設，也強化了本節分析結果的適當性。

表 5 是以「自非型分裂投票」為參照類的 MNL 分析結果，從模型 LR χ^2 檢測值 ($p < 0.001$) 及 Pseudo $R^2 = 0.339$ 來看，整體而言該模型在統計上顯著。本文的研究焦點側重第二欄「自自型一致 vs. 自非型分裂投票」的係數估計。在四個有關人口背景的控制變數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區) 之中，僅教育程度有顯著的影響，亦即教育程度在短大以上者，比較不會採「自自型一致投票」，這可能反映教育程度較高者在 SMD 及 PR 兩張選票的抉擇上，比較不會拘泥於政黨標籤。此外，比例代表選區的虛擬變數 (dummy variables) 均未達 0.05 之顯著水準，顯示「自自型一致 vs. 自非型分裂投票」在各比例代表選區之間並無顯著的差異。

從表 5 結果觀察，日本選民在「單一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之下，決定 SMD 及 PR 兩張選票投票模式的主要因素應在於其政治態度。相較於無政黨認同者，認同自民黨的選民採「自自型一致投票」的機率是採用「自非型分裂投票」的 2.872 倍 ($\exp(1.055) = 2.872$)；反之，不認同自民黨者採「自自型一致投票」的機率甚低，僅是採用「自非型分裂投票」的 0.152 倍 ($\exp(-1.881) = 0.152$)。這樣的結果，不僅再次佐證以往日本選舉研究 (如 Akuto 1971; Richardson 1988; Rochon 1981 等) 所強調政黨認同因素對於選民投票決定的重要影響之外；更重要的是，國內外文獻 (如 Campbell and Miller 1957; Beck et al. 1992; 吳重禮與王宏忠 2003; 游清鑫 2004 等) 所指選民心理層面政黨認同與展現一致分裂投票模式之間的關連性，在日本的案例分析中也適度獲得證實。也就是說，由於選民的政黨認同是一種源自選民心理對政黨的忠誠感或歸屬感，此種感覺不僅一旦形塑後便不易改變，並且會實際轉化為投票的支持。因此，如果選民具有政黨認同的話，那麼越容易產生一致性的投票行為；反觀之，若選民政黨認同較不明顯，展現分裂投票模式的機率也越高。此外，表 5 的分析結果也顯示，在「保守革新尺度」上 (1= 最革新，10= 最保守) 越趨於保守的選民，也越可能將 SMD 及 PR 兩張選票都一致地投給自民黨。這樣的分析結果，也顯示了日本選民心理層面的傳統保革觀念，仍有助於自民黨選票的鞏固。

表 5 日本選民一致分裂投票之多項勝算對數模型分析結果

	Ln (自自 / 自非)		Ln (非自 / 自非)		Ln (非非 / 自非)	
	$\hat{\beta}$ (s.e.)	Exp($\hat{\beta}$)	$\hat{\beta}$ (s.e.)	Exp($\hat{\beta}$)	$\hat{\beta}$ (s.e.)	Exp($\hat{\beta}$)
性別 (1=男性; 0=女性)	0.044(0.209)	1.044	-0.083(0.295)	0.921	0.038(0.190)	1.039
年齡	-0.0004(0.008)	1.000	-0.003(0.012)	0.997	-0.003(0.007)	0.997
教育程度 (1=短大以上; 0=高中 以下)	-0.547(0.241)*	0.579	-0.080(0.337)	0.923	-0.447(0.212)*	0.639
居住地區 (1=都會地區; 0=鄉村 地區)	-0.136(0.219)	0.873	0.117(0.307)	1.124	0.144(0.200)	1.155
比例代表區域 (參照類: 九州)						
東北	0.854(0.619)	2.349	-0.807(0.942)	0.446	0.889(0.545)	2.434
北關東	0.197(0.486)	1.218	0.641(0.901)	1.898	-0.801(0.448) ⁺	0.449
東京都	0.464(0.668)	1.591	0.661(1.270)	1.938	0.036(0.608)	1.037
南關東	-0.177(0.563)	0.837	0.317(1.088)	1.374	-0.497(0.504)	0.608
北陸信越	-0.240(0.640)	0.787	1.453(1.184)	4.275	-0.943(0.579)	0.390
東海	0.271(0.619)	1.311	0.818(1.201)	2.265	-0.412(0.559)	0.662
近畿	0.230(0.460)	1.259	1.028(0.818)	2.796	-0.111(0.408)	0.895
中國	0.548(0.508)	1.730	-0.101(0.960)	0.904	-0.620(0.469)	0.538
四國	1.145(0.944)	3.141	1.580(1.503)	4.856	-0.027(0.892)	0.973
政黨認同 (參照類: 無政黨認同)						
自民黨認同	1.055(0.411)**	2.872	0.288(0.540)	1.334	-1.719(0.366)***	0.179
非自民黨認同	-1.881(0.448)***	0.152	-1.826(0.617)**	0.161	-0.257(0.343)	0.773
自民黨候選人重複提名率	0.008(0.024)	1.008	-0.050(0.045)	0.951	0.043(0.021)*	1.044
保革程度	0.304(0.064)***	1.356	0.171(0.091) ⁺	1.187	-0.067(0.056)	0.935
截距	-1.708(1.987)		2.791(3.567)		-0.799(1.773)	

*** p<.001; ** p<.01; * p<.05; ⁺ p<.1

N=1671

LR $\chi^2=1214.04$ (df=51, p<0.001)Pseudo R²=0.3386

Log Likelihood=-1185.509

資料來源: JES。

說明: 比例代表區域中,「北海道」虛擬變項因產生共線性 (collinearity) 的問題, 因此便將其剔除。

如前所述，日本式混合選制比較特殊之處，是允許政黨將候選人在 SMD 及 PR 重複提名，而自民黨於 1996 年眾院選舉便充分利用此一策略，在 11 個比例代表選區中的總的重複提名率（即 SMD 自民黨候選人也重複出現在 PR 名單中的百分比）達 90.3%，其中北海道等五區更高達 100%，而最低之東北區亦有 61.5%。不過表 5 之分析顯示，自民黨的重複提名率對「自自型一致投票」的影響，其估計係數雖為正值，但統計上卻不顯著，與學理上之預期並不相符。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自民黨 11 個比例代表選區的重複提名情形都很高，使該變數之變異量 (variation) 不足，以致於不易測得其顯著之影響。

最後再觀察表 5 第三欄對「非自 vs. 自非」兩種分裂投票模式的係數估計，僅有政黨認同達到 0.01 之顯著水準，亦即相較於無政黨認同者，不認同自民黨者採「非自型分裂投票」的機率甚低，僅是採用「自非型分裂投票」的 0.161 倍 ($\exp(-1.826)=0.161$)。如前一節表 4 所示，在單一選區選擇他黨候選人、但比例代表卻支持自民黨，這類分裂投票模式僅佔 4.79%，誠屬較少見；反而是在單一選區選擇自民黨候選人、但比例代表卻支持其他黨的「自非型分裂投票」比較多，這可能反映有部分不認同自民黨的選民，在 PR 選票上採真誠投票 (sincere voting) 把票投給最喜歡的政黨（非自民黨），而在 SMD 選區中卻採策略投票把票投給比較有希望當選的大黨（自民黨）候選人。

柒、結語

1990 年代以來，世界各國選制改革的浪潮風起雲湧，內容變動幅度不僅相當劇烈，更重要的是多朝向所謂「混合選制」的精神邁進，以結合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制兩種不同選票構造的優點。這時期除本文探討的日本外，包括義大利、紐西蘭、俄羅斯、委內瑞拉、波利維亞、墨西哥、匈牙利、立陶宛、烏克蘭等都相繼進行相關選制的變革 (Farrell 2001, 112)。在這波風潮中，日本根據 1994 年通過的政治改革法案，將國會選舉長期實施的中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予以廢除，並於 1996 年第 41 屆眾議員選舉，首次施行所謂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

由於 1996 年的日本眾院選舉是首度採用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並立之混合選制，每位選民有兩張選票，一票投人一票投黨。本文在此基礎上採 JES 的民調資料，提供絕佳的機會一窺這種並立式兩票制下的選民一致與分裂投票模式。從國內外分裂投票研究的角度觀之，本文跳脫傳統囿於行政與立法兩者同時選舉的分析，而是探究選民在同一公職選舉下的一致與分裂投票行為。其次從分析資料的角度窺之，本文除了參考總體資料外，更仔細分析選民個體行為的變異。最後，本文從事日本研究的另一項重要意義，在於台灣已於 2005 年 6 月召開的任務型國大複決通過憲法增修條文，並且於 2008 年 1 月 12 日的第七

屆立法委員選舉使用近似日本新制的混合選制。據此，我們也希望藉由探索日本當時選舉結果的經驗，有助台灣未來相關研究的推展。

根據 JES 資料的分析，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在單一選區選舉中支持自民黨候選人者，有高達八成的比例在政黨比例代表的選票上也一致地投給了自民黨，而政黨認同自民黨、政治態度保守者最可能採這種「自自型一致投票」。在「非自」與「自非」兩種分裂投票模式中，則以「自非」模式居多，可能反映了不認同自民黨的選民，在 SMD 選區中卻採策略投票把票投給比較有希望當選的大黨（自民黨）候選人，但在 PR 選票上採真誠投票 (sincere voting) 把票投給最喜歡的政黨（非自民黨）。這些發現均與學理預期相符，饒富趣味。詳言之，日本眾院議員新選制的採行，不僅如陳儔美（1997）等所提有利於大黨自民黨的競選之外，相當程度上似乎也印證了學理上如 Duverger(1954) 所提的「心理因素」。也就是說，即使小黨在單一小選區有提名候選人參選，但小黨的支持者由於考量該候選人較無當選希望，因此在是項選票上便改採策略投票，不過這些選民在政黨票上仍是忠誠支持該小黨，因而便有展現出分裂投票行為模式的可能。惟自民黨之高重複提名率是否對提升自民黨之一致投票率有影響，則值得後續研究再多著墨探討。

本文以個體資料剖析日本 1996 年改採新選制後的選民一致與分裂投票，應有助於未來對台日兩國相關主題的比較。但值得注意的是，邇後有關跨國比較研究的推展（如以一致分裂投票為主要研究核心，比較台日兩國主要大黨的票源變異），除了注意台日兩國混合選制的相似性外，更要細膩的分析台日選制內涵的差異（如日本比例代表區域劃分的方式、重複列名與惜敗率的設計、選民投票的實際圈選方式等）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並且兼顧總體層次與個體層次資料所提供的資訊。如此一來，相信對於探究台日兩國選民投票思維的異同不僅能事半功倍，研究深度上也能大幅提升。

* * *

投稿日期：96.11.01；修改日期：97.02.24；接受日期：97.03.03

附錄一、1996年日本眾議院選舉政黨在SMD提名數與PR名單重複提名對照表

	自民	新進	民主	共產	社民	先驅新	自由連	新社會	民政連	諸派	無黨派
總提名	13	6	11	13	--	--	2	1	--	1	2
重複	13	0	11	2	--	--	--	1	--	--	--
重複率	1.000	0.000	1.000	0.154	--	--	--	1.000	--	--	--
總提名	26	21	8	26	11	--	3	1	--	1	5
重複	16	0	7	1	11	--	1	1	--	--	--
重複率	0.615	0.000	0.875	0.038	1.000	--	0.333	1.000	--	--	--
總提名	28	23	16	31	2	1	19	2	--	--	12
重複	26	0	16	3	2	1	11	2	--	--	--
重複率	0.929	0.000	1.000	0.097	1.000	1.000	0.579	1.000	--	--	--
總提名	32	29	25	32	2	--	23	5	--	--	3
重複	31	1	24	3	2	--	11	3	--	--	--
重複率	0.969	0.034	0.960	0.094	1.000	--	0.478	0.600	--	--	--
總提名	25	23	24	25	6	1	2	7	--	1	11
重複	25	1	24	3	6	--	2	3	--	--	--
重複率	1.000	0.043	1.000	0.120	1.000	--	1.000	0.429	--	--	--
總提名	18	13	7	20	2	2	--	1	--	1	12
重複	18	2	7	2	2	1	--	1	--	--	--
重複率	1.000	0.154	1.000	0.100	1.000	0.500	--	1.000	--	--	--
總提名	33	28	15	34	2	--	4	--	--	23	17
重複	33	0	15	2	2	--	1	--	--	--	--
重複率	1.000	0.000	1.000	0.059	1.000	--	0.250	--	--	--	--

	總提名	46	43	21	47	1	4	14	6	2	2	8
近畿	重複	42	1	21	9	1	3	11	4	1	--	--
	重複率	0.913	0.023	1.000	0.191	1.000	0.750	0.786	0.667	0.500	--	--
中國	總提名	20	12	6	21	5	1	--	10	--	--	5
	重複	18	1	6	2	5	0	--	7	--	--	--
	重複率	0.900	0.083	1.000	0.095	1.000	0.000	--	0.700	--	--	--
四國	總提名	12	8	3	13	4	--	--	3	--	--	4
	重複	12	0	3	2	4	--	--	1	--	--	--
	重複率	1.000	0.000	1.000	0.154	1.000	--	--	0.333	--	--	--
九州	總提名	35	29	7	37	8	4	21	1	--	3	2
	重複	26	1	7	2	8	4	13	1	--	--	--
	重複率	0.743	0.034	1.000	0.054	1.000	1.000	0.619	1.000	--	--	--
	總提名	288	235	143	299	43	13	88	37	2	32	81
	重複	260	7	141	31	43	9	50	24	1	--	--
	重複率	0.903	0.030	0.986	0.104	1.000	0.692	0.568	0.649	0.500	--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資料參考自《日本經濟新聞》，1996年10月21日，版14。

說明：1. 表中「--」則是代表該黨無提名候選人。

2. 表中重複率之計算方式為：重複率=重複÷總提名。

附錄二、JES1996 選後民調資料有效樣本之個人特徵分佈

變項名稱	屬性	人數	佔總數百分比
性別	男	952	56.97
	女	719	43.03
年齡	20 至 39 歲	253	15.14
	40 至 59 歲	728	43.57
	60 歲以上	690	41.29
教育程度	高教育程度（即短大以上）	442	26.45
	低教育程度（即高中以下）	1,229	73.55
居住地區	都市（人口 20 萬以上）	964	57.69
	鄉村（人口未滿 20 萬）	707	42.31
比例代表區域	北海道	83	4.97
	東北	131	7.84
	北關東	176	10.53
	東京都	154	9.22
	南關東	180	10.77
	北陸信越	117	7.00
	東海	207	12.39
	近畿	263	15.74
	中國	115	6.88
	四國	53	3.17
政黨認同	九州	192	11.49
	自民黨	791	47.34
	非自民黨	714	42.73
	無政黨認同	166	9.9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附録三、JES1996 問卷内容

題號	選民投票問卷題目
Q10	<p>ところで、先日の衆議院選挙の小選挙区では、あなたは何党の候補者に投票しましたか。</p> <p>1. 自民党 2. 新進党 3. 民主党 4. 社民党 5. 共産党 6. 新党さきがけ 7. その他 8. 無所属 9. 投票には行ったが誰に投票したか忘れた 10. 棄権した 11. わからない 12. 答えない</p>
Q10-SQ6	<p>政党に投票する比例代表区では、あなたはどの党に投票しましたか。</p> <p>1. 自民党 2. 新進党 3. 民主党 4. 社民党 5. 共産党 6. 新党さきがけ 7. その他 8. 投票には行ったがどの党に投票したか忘れた 9. わからない 10. 答えない</p>
	政黨認同問卷題目
Q13	<p>選挙のこと別にして、ふだんあなたは何党を支持していますか。</p> <p>1. 自民党 2. 新進党 3. 民主党 4. 社民党 5. 共産党 6. 新党さきがけ 7. その他 8. どの政党でもない 9. わからない 10. 答えない</p>
	保革程度問卷題目
Q27	<p>ところで、よく保守的とか革新的とかいう言葉が使われていますが、あなたの政治的な立場は、この中の番号のどこにあたりますか。1が革新的で、10が保守的です。2から9の数字は5、6の間を中間に、左によるほど革新的、右によるほど保守的、という意味です。</p> <p>1. 革新的 11. わからない 2. 12. 答えない 3. 4. 5. 6. 7. 8. 9. 10. 保守的</p>

	選民個人特徴属性問巻題目
F1 (性別)	1. 男 2. 女
F2 (年齢)	あなたは何年何月何日生まれですか。満でおいくつですか。 1. 明治 2. 大正 ____年__月__日生まれ 満__歳 3. 昭和
F4 (教育程度)	あなたが最後に卒業された学校はどちらですか。 1. 新中学・旧小・旧高小 2. 新高校・旧中学 3. 高専・短大・専修学校 4. 大学・大学院 5. 答えない
居住地区	市郡規模 1. 政令指定都市1 (東京都区部、大阪市) 2. 政令指定都市2 (横浜市、名古屋市、京都市、北九州市) 3. 政令指定都市3 (札幌市、仙台市、川崎市、神戸市、広島市、福岡市) 4. 政令指定都市4 (千葉市) 5. 人口二十万人以上の市 6. 人口20万人未満の市 7. 町村
比例代表区域	都道府県コード 1. 北海道 2. 青森 3. 岩手 4. 宮城 5. 秋田 6. 山形 7. 福島 8. 茨城 9. 栃木 10. 群馬 11. 埼玉 12. 千葉 13. 東京 14. 神奈川 15. 新潟 16. 富山 17. 石川 18. 福井 19. 山梨 20. 長野 21. 岐阜 22. 静岡 23. 愛知 24. 三重 25. 滋賀 26. 京都 27. 大阪 28. 兵庫 29. 奈良 30. 和歌山 31. 鳥取 32. 島根 33. 岡山 34. 広島 35. 山口 36. 徳島 37. 香川 38. 愛媛 39. 高知 40. 福岡 41. 佐賀 42. 長崎 43. 熊本 44. 大分 45. 宮崎 46. 鹿児島 47. 沖縄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資料參考自蒲島郁夫等（1998）。

附錄四、不相關選項獨立性檢測結果

(Hausman tests of IIA assumption)

略去之選項	卡方值 X^2	自由度 (df)	P 值	卡方檢定結果
自自	-3.792	35	---	for H_0
非自	-3.917	34	---	for H_0
非非	0.735	34	1.000	for H_0
自非	-53.490	34	---	for H_0

資料來源：JES。

說明：1. H_0 : Odds are independent of other alternatives。

2. 表中「自自」、「非自」、「自非」選項的 P 值從略，係因 Hausman test 的卡方值 (chi2) 呈現負值。根據 Hausman 與 McFadden(1984, 1226) 的解釋，Hausman test 略去某一選項後的檢定若卡方值呈現負數，表示不違反 IIA。

(Small-Hsiao tests of IIA assumption)

略去之選項	完整模型或然值 之對數 $\ln L(\text{full})$	略去選項後模型		卡方值 X^2	自由度 (df)	P 值	卡方檢定結果
		或然值之對數 $\ln L(\text{omit})$					
自自	-294.531	-281.386		26.290	36	0.882	for H_0
非自	-445.682	-428.915		33.535	36	0.586	for H_0
非非	-259.822	-243.283		33.079	36	0.608	for H_0

資料來源：JES。

說明： H_0 : Odds are independent of other alternatives。

參考文獻

I. 中文部分

- 王業立，2006，《比較選舉制度》，台北：五南。
- 王業立、彭怡菲，2004，〈分裂投票：一個制度面的分析〉，《台灣政治學刊》，8(1): 3-45。
- 王鼎銘等，2004，〈日本自民黨之選票穩定度研究：1993、1996及2000年眾議院選舉之定群追蹤分析〉，《選舉研究》，11(2): 81-109。
- 吳東野，1996，〈「單一選區兩票制」選舉方法之探討：德國、日本、俄羅斯選舉之實例比較〉，《選舉研究》，3(1): 69-102。
- 吳怡銘，2000，〈台北市選民分裂投票之研究：民國八十七年市長與市議員選舉之分析〉，中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吳明上，2003，〈日本眾議院議員選舉制度改革之探討：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問題與研究》，42(2): 79-94。
- 吳重禮，1998，〈美國「分立性政府」與「一致性政府」體制運作之比較與評析〉，《政治科學論叢》，9: 61-90。
- 吳重禮、王宏忠，2003，〈我國選民「分立政府」心理認知與投票穩定度：以2000年總統選舉與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選舉研究》，10(1): 81-114。
- 吳重禮、黃紀、張壹智，2003，〈台灣地區「分立政府」與「一致政府」之研究：以1986年至2001年的地方府會關係為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5(1): 145-184。
- 吳博群，1998，〈後冷戰時期日本選舉制度改革與政黨政治之研究〉，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林繼文，1997，〈制度選擇如何可能：論日本之選舉制度改革〉，《台灣政治學刊》，2: 63-106。
- 洪永泰，1995，〈分裂投票：八十三年臺北市選舉的實證分析〉，《選舉研究》，2(1): 119-145。
- 施奕任，2000，〈1998年高雄市長與市議員選舉中選民「分裂投票」行爲〉，中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徐火炎，2001，〈一九九八年臺北市選民投票行爲之分析：選民的黨派抉擇與分裂投票〉，《東吳政治學報》，13: 77-127。
- 許介麟，1991，《日本現代史》，台北：三民。
- ，1997，〈日本新選舉制度對民主政治的影響〉，《研考雙月刊》，21(1): 42-48。

- 許介鱗、楊鈞池，2006，《日本政治制度》，台北：三局。
- 許勝懋，2000，〈台北市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爲：一九九八年市長選舉的分析〉，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陳陸輝、游清鑫，2001，〈民衆眼中的分立政府：政黨的府會互動與首長施政滿意度〉，《理論與政策》，15(3)：61-78。
- 陳儔美，1997，〈從第四十一屆衆議院選舉看日本的新選舉制度〉，《問題與研究》，36(4)：63-75。
- 張世賢，1995，〈日本衆議院議員選舉區制改革之研究〉，《中國行政評論》，4(3)：1-42。
- 張世賢、黃澤銘與黃積聖，1996，〈1996年日本衆議院議員選舉之研究〉，《中國行政評論》，6(1)：93-156。
- 盛杏媛，2003，〈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在立法過程中的影響力：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7(2)：51-105。
- 曹瑞泰譯，沖野安春原著，2000，《現代日本政治》，台北：國立編譯館。
- 黃秀端，2003，〈少數政府在國會的困境〉，《台灣政治學刊》，7(2)：3-49。
- 黃紀，2000，〈實用方法論芻議〉，載於《邁入廿一世紀的政治學》，何思因、吳玉山主編，台北：中國政治學會。
- ，2001，〈一致與分裂投票：方法論之探討〉，《人文與社會科學集刊》，13(5)：541-574。
- 黃紀、王鼎銘、郭銘峰，2005，〈日本衆議院1993及1996年選舉—自民黨之選票流動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7(4)：853-883。
- 黃紀、吳重禮，2000，〈台灣地區縣市層級「分立政府」影響之初探〉，《台灣政治學刊》，4：105-147。
- 黃紀、張益超，2001，〈一致與分裂投票：嘉義市一九九七年市長與立委選舉之分析〉，載於《政治分析的層次》，徐永明、黃紀主編，台北：韋伯文化。
- 游清鑫，2004，〈分裂投票解釋觀點與台灣選舉之應用：以2002年高雄市長與市議員選舉爲例〉，《台灣政治學刊》，8(1)：47-98。
- 楊鈞池，2001，〈後冷戰時期日本聯合政府之研究〉，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學位論文。
- ，2002，〈後冷戰時期日本聯合政府與政治改革〉，《政治科學論叢》，16：63-88。
- 蔡學儀、柯三吉，2001，〈單一選區兩票制於我國實施之研究〉，《行政暨政策學報》，33：101-122。
- 蔡增家，2004，〈日本自民黨再執政的政治經濟基礎〉，《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6(3)：435-463。

謝相慶，2000，〈日本衆議院議員新選舉制度及其政治效應－以 1996 年選舉為例〉，《選舉研究》，6(2): 45-87。

II. 外文部分

大竹邦實，1996，《實務と研修のためのわかりやすい公職選挙法》，東京：ぎょうせい株式會社。

小林良彰，1994，《選挙制度：民主主義再生のために》，東京：丸善株式會社。

久禮義一，2001，《現代選挙論：投票行動と問題點》，奈良：萌書房。

宮川隆義，1996，《小選挙区比例代表並立制の魔術》，東京：政治広報センター。

佐藤誠三郎，1997，〈新・一黨優位制の開幕〉，《中央公論》，4 月號：170-183。

河野武司，2007，〈日本の衆議院における選挙制度の改革を可能とした諸要因について〉，東亞混合式選舉制度國際學術研討會，5 月 22 日，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梅津實等，1998，《比較・選挙政治：90 年代における先進五カ国の選挙》，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

蒲島郁夫等，1998，《JES II コードブック — 変動する日本人の選挙行動》，東京：木鐸社。

Agresti, Alan. 2002.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Hoboken: Wiley.

Akuto, Hiroshi. 1971. "Political Process and Public Opinion: Voting Behavior and Mass 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Broadcasting*, eds. Hirotsuki Eguchi and H. Ichinohe. Tokyo: NHK Radio and Television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Beck, Paul Allen et al. 1992. "Patterns and Sources of Ticket Splitting in Subpresidential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4): 916-928.

Blais, André, and Richard Nadeau. 1996. "Measuring Strategic Voting: A Two-Step Procedure." *Electoral Studies* 15(1): 39-52.

Burden, Barry C., and David C. Kimball. 1998.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icket Split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3): 533-544.

-----, 2002. *Why Americans Split Their Tickets: Campaigns, Competition, and Divided Government*.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Campbell, Angus, and Warren E. Miller. 1957. "The Motivational Basis of Straight and Split-Ticket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1(2): 293-312.

Carlson, Matthew M. 2006. "Electoral Reform and the Evolution of Informal Norms in Japan." *Asian Survey* 46(3): 362-380.

- Christensen, Ray. 1998. "The Effect of Electoral Reforms on Campaign Practice in Japan: Putting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 *Asian Survey* 38(10): 986-1004.
- Cox, Gary W. 1997. *Making Votes Coun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x, Gary W., Frances M. Rosenbluth, and Michael F. Thies. 1999. "Electoral Reform and the Fate of Factions: The Case of Japan's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1): 33-56.
- Cox, Karen E., and Leonard J. Schoppa. 2002. "Interaction Effects in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Germany, Japan, and Ital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5(9): 1027-1053.
- Donovan, Mark. 1995.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 in Ital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6(1): 47-64.
-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 Dunleavy, Patrick, and Helen Margetts. 1995.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Electoral Refor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6(1): 9-30.
- Duverger, Maurice. 1954.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 Farrell, David M. 2001. *Electoral Systems: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New York: Palgrave.
- Ferrara, Federico. 2004. "Electoral Coordination and the Strategic Desertion of Strong Parties in Compensatory Mixed Systems with Negative Vote Transfers." *Electoral Studies* 23(3): 391-413.
- Fiorina, Morris P. 1996. *Divided Government*.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Flanagan, Scott C., and Michael D. McDonald. 1979. "Party Identification as a Cross-National Concept: a Comparison of American and Japanese Identifiers."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 Gallagher, Michael. 1998.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Electoral System Change in Japan and New Zealand, 1996." *Party Politics* 4(2): 203-228.
- Grofman, Bernard, and Arend Lijphart. 1986.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New York: Agathon Press.
- Gschwend, Thomas, Ron Johnston, and Charles Pattie. 2003. "Split-Ticket Patterns in 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Election Systems: Estimates and Analyses of Their Spatial Variation at the German Federal Election, 1998."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1): 109-127.

- Hausman, J., and D. McFadden. 1984. "Specification Tests for the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Econometrica* 52(5): 1219-1240.
- Katz, Richard S. 1980. *A Theory of Parties and Electoral System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 1996. "Electoral Refor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ty Politics in Italy." *Party Politics* 2(1): 31-54.
- King, Gary. 1997. *A Solution to the Ecological Inference Problem: Reconstructing Individual Behavior from Aggregate Dat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ohno, Masaru. 1997. "Voter Turnout and Strategic Ticket-Splitting Under Japan's New Electoral Rules." *Asian survey* 37(5): 429-440.
- Lijphart, Arend. 1994.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A Study of Twenty-Seven Democracies, 1945-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tland, Richard E., and Deborah Dwight Brown. 1992. "District Magnitude's Effect on Female Representation in U.S. State Legislature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17(4): 469-492.
- McAllister, Ian, and Robert Darcy. 1992. "Sources of Split-Ticket Voting in the 1988 American Elections." *Political Studies* 40(4): 695-712.
- Norris, Pippa. 1997. "Choosing Electoral Systems: Proportional, Majoritarian, and Mixed System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8(3): 297-312.
- , 2004. *Electoral Engineering: Voting Rule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tterson, Thomas E. 2001. *The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McGraw Hill.
- Pekkanen, Robert, Benjamin Nyblade, and Ellis S. Krauss. 2006. "Electoral Incentives in Mixed-Member Systems: Party, Posts, and Zombie Politicians in Japa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2): 183-193.
- Rae, Douglas W. 1971.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eed, Steven R. 1999. "Strategic Voting in the 1996 Japanese General Elec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2(2): 257-270.
- Richardson, Bradley M. 1988. "Constituency Candidates Versus Parties in Japanese Voting Behavi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3): 695-718.
- Richardson, Bradley M., and Dennis Patterson. 2001. "Political Tradi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the Significance of Postwar Japanese Politics for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 Political Science* 4: 93-115.
- Riker, William H. 1986. "The Duverger's Law Revisited." In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eds. Bernard Grofman and Arend Lijphart. New York: Agathon Press.
- Rochon, Thomas. 1981. "Electoral Systems and the Basis of the Vote: the Case of Japan," In *Parties, Candidates and Voters in Japan: Six Quantitative Studies, vol. 2*, ed. John Creighton Campbell.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y.
- Sakamoto, Takayuki. 1999. "Explaining Electoral Reform: Japan versus Italy and New Zealand." *Party Politics* 5(4): 419-438.
- Schoen, Harald. 1999. "Split-Ticket Voting in German Federal Elections, 1953-90: An Example of Sophisticated Balloting?" *Electoral Studies* 18(4): 473-496.
- Shugart, Matthew S., and Martin P. Wattenberg. 2001.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mall, Kenneth A., and Cheng Hsiao. 1985. "Multinomial Logit Specification Test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6(3): 619-627.
- Spafford, Duff. 1972. "Electoral Systems and Voters' Behavior: Comment and a Further Test." *Comparative Politics* 5(1): 129-134.
- Taagepera, Rein and Matthew S. Shugart. 1989. *Seats and Votes: The Effects and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System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Vowles, Jack. 1995.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 in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6(1): 95-115.
- Wada, Junichiro. 1996. *The Japanese Election System: Three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 Wattenberg, Martin P. 1990.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1. *The Rise of Candidate-Centered Politic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f the 1980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Gerald C. 1989. "Level-of-Analysis Effects on Explanations of Voting: The Case of the 1982 US Senate Elec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 381-398.
- Zhang, Junsen, and Saul D. Hoffman. 1993. "Discrete-Choice Logit Models: Testing the IIA Property." *Sociological Method and Research* 22(2): 193-213.

Straight- and Split-Ticket Voting in A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 An Analysis of the 1996 House Election in Japan

Chi Huang^{*} · Ding-ming Wang^{**} · Ming-feng Kuo^{***}

Abstract

The 1990s witnessed an explosion in electoral reforms, especially in adopting the “mixed electoral systems” which combine the features of both single-member districts(SMD) and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PR). In January 1994, the Japanese Diet passed the law that replaced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SNTV), in use since 1947, with a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MMM) system. Voters cast two votes in this new electoral system: a candidate vote in an SMD, and a party-list vote in the list tier portion of the ballot. The 1996 House election was the first test of the MMM system in Japan.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this electoral system change based on the 1996 post-election survey of the Japanese Election Study(JES). We focus particularly on the straight- and split-ticket voting patterns for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LDP) and their determinants.

Our study indicates that straight-ticket rate was pretty high among the LDP supporters. That is, 80.16% of those who voted for an LDP candidate in an SMD also voted for the LDP on a party-list vote. A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LDP identifiers and the more conservative were much more likely to cast straight votes for the LDP, but on the other hand voters with college-level or higher education were less likely to do so. We also find that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etween two types of ticket-splitters, the percentage of voters who voted for an LDP candidate in an SMD and yet for the non-LDP on a party-list ballot was higher than those who voted the other around. This is probably due to the fact that some non-LDP party identifiers voted strategically in SMDs for the largest party's (i.e., the LDP) candidates, on the one hand, and yet voted sincerely for the non-LDP on the party-list ballot.

Keywords: Straight-Ticket Voting, Split-Ticket Voting, Mixed Electoral Systems,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LDP)